新策正本

847
1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新策卷之五

二十三論中

○財利之計 凡六則

虛敎非不美。民未堪其敎也。虛治非不具。國未堪其治也。治國敎民。可不求其實乎。何之謂實。曰財。財者。國家之所以安危也。四民之所以叛服也。苟充其倉庫。足其衣食。則何治不可爲。何政不可施。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是情勢之自然也。世之談治者。每曰。先王之仁義。三代之禮樂。治國之所當先也。聞富國之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847
126

則概謂之曲學。殊不知倉之乏也。庫之匱也。飢而不興。荒而不發。上之趨利。不異商賈。而啾然之聲塡于草野。而猶謂之仁義禮樂乎。世之談政者。每曰。庠序以訓忠信。師儒以諭孝弟。是教民之所當先也。聞豐民之說。則槩謂之鼻論。殊不知飢之無食也。寒之無衣也。逋欠不得不多。巧僞不得不滋。仰事俯育之資。無由而給。而賤老貴壯之習。行于家庭。而猶謂之忠信孝悌乎。是治也者亂國。而教也者導民於姦也。然則治云教云。皆不可爲邪。曰何不可爲。吾徒憎夫先虛文而不求其實者耳。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惡憂其不可爲。實者何。充於國也。足於民也。夫國之倉庫已充。則施於下可以漸仁。國之倉庫已充。則取於下可以漸義。國之倉庫已充。則爭奪之風息。而豐享之氣洽。可以漸言禮樂。仁義禮樂之實已立。則仁義禮樂之文斯乃有可興之勢。因其勢而參酌之。何啻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富。故能長安而不危。民之衣食已足。則奉其租稅。可以漸忠。民之衣食已足。則對其吏胥。可以漸信。民之衣食已足。則供甘旨而給輕暖。有同爨相恤之力。而無分門割戶之患。可以漸言孝悌。忠信孝悌之實已立。則忠信孝悌之文斯乃有

可興之情。因其情而誘導之。何啻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豐。故能長服而不叛。國之長安而不危。民之長服而不叛。治教之至也。而所以致此至治至教者。悉在於財。財者。治教之實也。治教者。財之文也。文以保實。實立而文從。譬如畜馬。豐其芻豆。其毛自澤。策而馭之。折旋周馳。無不如意。彼治國教民者。不求其實。而虛文是先。侈華采章。謂之美矣。不省其府庫之益竭。煩苛碎細。謂之具矣。不恤其衣食之益削。是策飢馬。而責其毛之不澤。欲施之金羈玉勒而馭焉也。彼惡乎堪之。非顛而仆。則蹄齧而走。危矣乎。

財利之計

量入以為出。古昔之制用也。量出以為入。後世之制用也。古昔之所以富有。後世之所以匱乏。其皆出於此乎。古昔之所以易得民。後世之所以易失民。其皆出於此乎。吾觀古昔之制國用也。取民以十一為額。至歲之杪百穀皆入之時。則以地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計來歲之所出。今歲租稅。分之為四。以其一為經費。餘其三為儲蓄。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通融三十年之會計。則九年之食斯餘。蓋一歲之入。充十歲之出。而有餘也。故所入豐則所出或豐。所入約則所

出必約。約其常也。豐其變也。是量入以爲出者。非邪。吾觀後世之制國用也。取民槩無常額。唯費用是視。少費用則已。苟過多費用。則横斂暴征。無所不至。今歲租稅。盡以爲來歲之經費。爲儲蓄之不暇。亡論無九年之食。所謂六年三年之食。亦不能存焉。蓋一歲之出。費於一歲之入。而不足也。故所出豐則所入必豐。所出約則所入或約。約其變也。豐其常也。是量出以爲入者。非邪。是故古昔之倉庫。雖水旱飢蝗。而不至匱乏。況平時乎。後世之倉庫。雖平時而不至富有。況水旱飢蝗乎。是以古昔之民。雖水旱飢蝗。而不忍

叛其上。況平時乎。後世之民。雖平時而疾視其上。況水旱飢蝗乎。豈天地之生財。羸於古昔。而縮於後世歟。人民之懷德。愿於古昔。而黠於後世歟。蓋亦在制用之得術與否也已。夫財生於土地。而成於人民。其所生成。入之於人主。人主取之。以爲已之出。是人主所得於天之分。然天之立君。豈取於萬人。而供於一人之用而已乎。亦使一人慮萬人之用也。用度之數無窮。而生成之財有限。以有限者。充於無窮者。以無窮者。資乎有限者。一且遇不慮之事。將不可悔焉。故節制其無窮者之源。而經紀於有限者之內。以立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人之表。又蓄此之有餘。而備彼之不足。是之謂能以一人慮萬人之用。不能以一人慮萬人之用。古之人猶且愧之。以一人之用困萬人。謂之何哉。

財利之計

國之多事也。計不必告縮。國之無事也。計不必告贏。贏縮之由。其可不察邪。草創之日多事。泰平之日無事。多事則供億無究。無事則經用易給。供億無究則不得不罔利剝民。經用易給則不待罔利剝民而足焉。是必然之勢也。然事乃有大謬者。夫彼草創之日如何。版圖未全收。貨幣未全通。軍旅未全息。餽餉未全絕。其倉庫之入。何啻百減於無事之日。邪其費用之供。何啻百增於無事之日。邪而加徵民租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征關禁澤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告

緡錢數舟車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籠治興壙榷酤筭茶稅鹽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非國計之告羸則何能如彼乎夫彼無事之日如何邪版圖既全收貨弊既全通軍旅既全息餽餉既全絕其倉庫之入何啻百增於多事之日邪其費用之供何啻百減於多事之日邪而加徵民租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征關禁澤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告緡錢數舟車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籠治興壙榷酤筭茶稅鹽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非國計之告縮則何遽如此乎天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水旱蟊賊之災彼或甚

於此地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地力未盡於彼而無不盡於此人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民力未聚於彼而無未聚於此然而如此吾不能知其所以然豈泰平之日天下更有所洩泄而然歟有所湮壅而然歟姦胥貪緣爲欺罔攫竊而然歟租稅之逋欠歲月相因而然歟蠹於廩歟蠹於廩歟古有妙筭秘籌之吏而今不得之歟此數者皆無不慮而防之募而求之矣而計之告縮仍緦緦然利愈不得不興民愈不得不剝者其由果何在曰由文侈之習長而閑冗之官滋

○財利之計

海內之財產。用諸海內之事。而有餘也。猶一家之財產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也。而天下常苦財之不足。何哉。一家之中。有妻有兒。有兄弟。有奴婢。衣服飲食之需。以至諸器用玩好。皆仰一家之財矣。主一家者。計其產所入。以爲其用度。如此者比屋皆然。然有用而有餘者。有用而不足者。用而有餘者。不必富也。新聚之家槩然也。用而不足者。未必貧也。久安之家槩然也。新聚之家。宜不足。而有餘。久安之家宜有餘而不足。是何故也。蓋人之情。新聚則凡百之事。皆從苟

簡久安則凡百之事漸趨具備是比屋之財所以有有餘不足之異也故善爲家者其制產也雖迨久安而常如新聚之時限其用度嚴爲之節有不可無者有可有可無者衣服之於體飲食之於口屋宇之於風雨一奴一婢之於役使釜鬲刀鋸耒耜皿盒之於器用是不可無者也其他玩好之具皆可有可無者也其不可無者猶必從其苟簡粗惡況其可有可無者乎而去之耳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雖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而不至於流離不善爲家者新聚則然至於久安則忘其本恥粗糲而非粱肉不食也恥大布之衣而非絹穀不服也屋宇奴婢器用亦皆稱之其不可無者已然至其可有可無者亦求其具備我不以爲侈矣而人以爲常也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不足苟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則必至於流離雖邦國天下亦猶此乎天下之財非有古今之異也而守成之天下天下之財或用於天下之事而不足而回視創業之天下不然也蓋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是知彼國用之有餘不足亦判於從苟簡與趨具備也已夫守成之君自好奢侈者無論焉即其號

恭儉者視諸創業之君則已侈矣豈盡其罪哉情勢風習漸移於冥冥之中而不自知也珍貴也繕造也禱祀也濫賜橫賞也左右使令之員後宮侍御之選有增無減也自大吏至府史胥徒每遇一事則加一員世其祿而不削也比例典故創於中世者因仍踏襲有冗費之大而不察也可有可無者已不從苟簡則不可無者能不求其具備哉乃至會計告不足則自食租衣稅以至末征雜課無不盡取而廣求之求已廣取已盡而計猶不足不幸遇非常之災其焉不竭乎苟有英斷之君出反其本而思之凡百之事一切苟簡如卓創之時其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特在其不可無者而嚴爲之節度乎其可救也噫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猶可借貸於比隣海內而不得其計以至失其財產則亦有可貸之比隣歟

○財利之計

利不必興也。害可必除也。興利而害至。除害而利生。故善慮國家者。日求害而除之。而其不善者日求利而興之。求利而興之者。後害而救害也。求害而除之者。先利而生利也。而世之言理財術者。每喋喋然以興利爲說。某地開鐵冶。將得利若干。某處開鹽場。將得利若干。某關筭舟車。某市榷酤酒。將得利若干。某山剗而興墾。某池塡而課耕。某河口。某海鹵。築塢起堤。以爲畧爲津港。將得利若于。凡爲是說。國用之不足也。國用不足。經費之無度也。經費無度之不問。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取於民與乎事。欲以補苴之。此非後害而救害者乎。古之言理財術者。殆乎異於此。以除害爲說而已。某興作爲無益。是害財若干。某脩造爲無用。是害財若干。某賜爲濫。某賞爲橫。某官員爲冗。某典故某比例。自何世始自何歲興。爲非所宜因襲。是害財若干。苟從是說。經費將有度焉。經費有度。國用將有餘焉。國用果有餘也。利何求乎。先利而生利者。如疏水流之。刷其淤而利其壅。因勢而導之耳。後害而救害者。如撲火滅之。隨撲隨燃。適足煽其燄。二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是故除害之說似無術。興利之說似有術。有術之術人見其跡。是術之未至者也。無術之術。人不見其跡。是之謂天下之至術。術之未至者。煩勞人力。擾動人情。功效雖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屈於冥冥之內。術之至者。無一所煩勞。無所擾動。功效雖不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息於冥冥之內。息於冥冥之內。爲社稷者。而著於赫赫之外。爲其身者也。取爲其身之說。而棄爲社稷之說。豈能慮國家者也哉。雖然爲社稷之說。亦有眞僞焉。眞者獨欲其息於冥冥之內。故嚴於上而緩於下。詳於大而略於細。以徐觀其害之除。其僞者仍欲其著於赫赫之外。故嚴於下而

緩於上。略於大而詳於細。以急計其利之典。徐觀爲儉。急計爲嗇。唯其嗇矣。是以其煩勞人力。擾動人情者。尚猶議財之流也。慮國家者。其亦自省思。此果爲社稷邪。將爲其身邪。

○財利之計

富國之術。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蓋財用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者也。有焉則安。無焉則危。安危之機。將於是乎在。其孰忽之。自古國家常苦財用之乏。才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求也。政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張也。而國計之告乏自若也。是其弊未可以知其所窮歟。彼殖財云者。果何爲哉。必暴取於民。或虐責逋欠。或加徵常租。吏之悍急苛酷者。爾爲才能。吏之緩和平恕者。爾爲不才不能。苟稽遲則罰從之矣。苟搜索剥掊。爬羅剔抉。則賞從之矣。則天下之號

牧民者。乃皆困民者也。如此而財之能殖者。吾未之能信。彼利用云者。果何爲哉。必煩興乎事。開礦也。興治也。墾荒蕪也。堙汚澤也。改作錢弊。以爲陽予陰奪之法也。懸新令撓市井。而爲扼吭拊背之術也。如此而用之能利。吾未之能信。何則民者財用之所由生也。其所由生。保而護之愛而養之。猶且或至於瘁。況暴之乎。譬之木。欲其枝葉之茂。則宜先培其根。不培其根。伐而蹙之。幾何其不胥而枯也。彼暴取于民者。自以爲殖財焉。吏之責愈嚴。而租之逋愈繁。民之力漸弱。而地之利漸遺。是其殖財適以蹙財也。事者財用之所由輸也。其所由輸。省而闕之。節而制之。猶且或至於冗。況煩之乎。譬之人。患其精元之耗。則宜先節其慾。不節其慾。而徒欲服金石以補之。幾何其不撓其臟。而涸其髓也。彼煩興乎事者。自以爲利用焉。而一事之興。一弊必從興。一利之生。一害必從生。當其始握籌也。工費之當。無不較量。而其終也其所失或不償其所得。是其利用適以損用也。損用也蹙財也。乃訑訑然自得也。謂富國之才莫我若。而富國之政莫此若。而國計猶告乏。則謂取於民興乎事之未至也。將求其所未至而張之。是斧纔存之根。而劉纔

潤之髓者。非邪。然則富國之術何爲。曰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

○務農勸耕

一農捨耒。海內將有受其飢者。一婦破機。海內將有受其寒者。況十國中之籍。末其八而本其一乎。農夫織婦。國之根也。士與商工。國之葉也。葉之茂人能見之。根之深人或不見之。其所見而重之。其所不見而忽之。是世之常習也。背其所忽。嚮其所重。是人之常情也。變其習而回其情。以富其國。非有識者其孰能之。有識者之所以爲富。無識者之所以爲貧也。無識者之所以爲富。有識者之所以爲貧也。有識者之所以爲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嚮田野。苟可以

殖稻粱之與桑麻。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課耕耘之與繰織。則一人不置也。爾爲賈者。取於其足以通有無。而都無冗賈。爾爲工者。取於其足以給興作。而邑無冗工。衣食之數。多於貿衣食之具。生衣食之人。多於資衣食之人。而受其治者。多於施其治者。故見其都邑索如也。見其田野鬱如也而無識者見其末焉。而不見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亦宜。無識者之所以爲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聚於都邑。苟可以置肆店之與器材。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執牙籌之與錐刀。則一人不置也。爾爲農夫者。取於其足以責租稅。而田無餘農。爾爲織婦者。取於其足以供文采。而野無餘婦。貿衣食之具。多於衣食之數。資衣食之人。多於生衣食之人。而施其治者。多於受其治者。故見其田野索如也。見其都邑鬱如也。而有識者置其末焉。而察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不亦宜矣哉。然而彼無識者。猶不察之也。見其鬱如者。謂國之富在此也。保護之。其索如者。則不知恤焉。抑制禁防之政不敢無故而加。賈豎之巧術日長。輕重之權操於市井。而無知奪之也。蠲租減額之典不敢無故而舉。農民之耗散日衆。膏腴之土棄於山林。而無知墾之也。習以爲

常不知重末忽本之爲非也。闔境之民。見上之所重在彼而所忽在此也。乃日捨其耒破其機。厭其田野而樂其都邑。側肩躡足。有如流水。競殖錢幣。遊手而食。情之所常。無知背本嚮末之爲非也。是以其末之勢日益厚。而其本之勢日益薄。國內之仰哺。而資給者日益多。則督責剝括者日益急。削其根柢而滋其枝葉。根柢之力居其十二。枝葉之力居其十八。制量海內一歲之所生。纔足以資海內一歲之給。不幸有水旱凶荒以加之。其何以備之。然而猶恬然以謂黃白圓方之幣。皆我所作。大賈膏胥之庫皆我外府。穀粟之乏不必憂也。布帛之匱不必恤也。噫彼庫中物雖千億乎。不過貿衣食之具耳。一鄉之凶。一國之飢。猶可諉曰糴於外。嘗夫海內之田荒。而海內之廩竭。菜色塡野。道殣相望之時也。其煌如鱗如。箱溢而貫朽者。不足以飽於一日。不足以暖於片時。欲持焉以貿焉。何從取之。根斯蹙。枝葉能獨不枯哉。

○裁商榷酤

邦國之所以安危者財也。財之所最重者穀粟也。穀粟生于地而成于天。而助其生成之功者則在于人焉。天地之事不可期。而人民之力可權。不可期者雖聖智。而無若之何。而可權者則明哲之所用其心也。曰水。曰旱。曰蝗。飢。是其不可期者也。曰士。曰農。曰工商。是其可權者也。知其可權而裁之。知其不可期而備之者。是之謂人君。不裁而使其偏重。不備而使其飢餓者。是之謂君非其君。夫古之天地猶今之天地也。古之人民猶今之人民也。天地人民無古今之異。

而穀粟之生于其間者。有古今之異。吾不能知其所以然。何者。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也。苟有餘乎。則雖有水旱蝗飢之災。宜不至飢餓焉。然古者不至飢餓。而後世否焉。古者明王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穀價常輕賤。而氓隸之食或飱稻粱。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民無菜色。雖欲背叛。其可得乎。後世庸主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有殷富之名。而無殷富之實。人之家於都者。日收奇贏。人之家於野者。日憂不給。穀價動騰貴。而氓隸之食非麥則菽。雜以草芽木葉。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不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不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途莩相藉。雖欲不背叛。其可得乎。夫古之歲非歲歲而豐也。後世之歲非歲歲而歉也。古之生齒。非加少於後世也。後世之生齒。非加多於古也。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而古食之有餘。後世食之不足。是獨何歟。曰。由民力之弱。而已矣。民力之弱。由海內之勢偏重於都邑。而已矣。冗官世祿者。連甍相望。而大豪素封者。列據衝要。尸位素飱之族。兼併遊惰之徒。如此之多。則

供其耳目口鼻之娛。釣奇射利者。如雲而起。乘其曠間無聊之隙。惑志亂心者。亦如雲而起。奇技淫工歌童舞妓。海內之籍十居其三。禱祈符章僧道巫祝。海內之籍十居其二。凡是皆徒手食粟者也是以沉湎之俗。玩戲之習。日長月增。槽壚罌醡之具。倍於耒耜之數。珍禽奇獸之畜。倍於耕牛之數。凡是皆無故糜穀者也。徒手食粟。無故糜穀者。聚於都邑。都邑之勢重。則鄙野之勢不得不輕也。且夫好游惰而惡勤勞。人之常情也。使勤勞而飽。游惰而飢。而人猶將苟安於游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不得自食。在於都邑則游惰而取食於人乎。使勤勞而貴。游惰而賤。而人猶將苟安於游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比於奴隸。在於都邑。則游惰而通於士大夫乎。故農民耕隸舍其耒耜。賣其耕牛。背於鄙而嚮於都者歲以千數。而其所餘鳩頭鵠面之民。蓋廑廑然。輕者日以愈輕。重者日以愈重。而民力弱矣。唯其民力弱矣。是以地力未盡矣。唯其地力未盡矣。是以海內之穀粟不及於古之有餘矣。舉國內人民成之者三。糜之者七。譬如以銖兩稱鈞石也。如以寸木支大樹也。穀價安得不騰貴。氓隸安得不食草木。至有水旱不可期之災。安

得公私所儲足以賑而支之乎是豈古人預備素計制其財用以助天地之功之意乎是豈所以計長安乎憂之則何爲曰天地人民固無古今之異亦在人君之爲之而已矣曰人君之爲之何爲曰如古之明主而已矣何爲則如古之明主曰限都鄙之章限士與工賈之數又嚴限歌童舞妓僧道巫祝之數而禁背於鄙而嚮於都不禁背於都而嚮於鄙自今以往者在於所限自今以來者在於所禁願爲農者官爲貸牛種籽糧緩其稅而勸其墾業商賈者重其征賦而賤其品流不得通士大夫則徒手食粟者衰矣糟

壚罌醙之具盡收諸官官榷而鬻之少於舊額而賤於舊價其所獲之利不納諸公庫特造庫于街衢儲之以爲賑貸新農之資使舊酤家易產產之未殖官或助之珍禽奇獸悉逐而絕之則無故糜穀者絕矣徒手食粟者衰無故糜穀者絕則海內之勢偏重於鄙野矣偏重於鄙野則民力強矣民力強則地力盡矣地力盡而穀粟不及古之有餘穀粟之價不至輕賤者未之有也是所謂可權者也裁其可權者如此則於備其不可期者乎何有古之明君其亦爲之而已矣曰衰徒手食粟者絕無故糜穀者利則利矣恐

其梗時勢而逆物情。且穀價至太賤。則或有傷士與農之患。而自今以往射利於糶糴之間。以爲產業者。將焉爲生。曰。然。雖然。因所謂時勢。隨所謂物情。而施其術。則梗時勢逆物情者。亦無不可行矣。穀價至太賤。官以術而少貴之。則士與農亦無傷矣。且穀粟之太貴。農豈有餘可鬻焉乎。若夫射利於糶糴之間者。猶彼盜鑄私鹽之徒乎。概姦民也耳。姦民易產。而四民富財。邦國之所以長安也。凡此類亦皆在人君深思其由。廣求其說。而徐觀其效而已矣。

○平均穀價

併邦國之利權而操之者君也。慮人民之資用而備之者君也。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利權之在邦國。無常形也。或貴或賤。因時而變。何者人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也。資用之於生民。無常量也。或豐或乏。因時而異。何者。生物之本。有凶穰之變也。世之無遠慮者。無若小民。當其穰也。粒米狼戾。誠有餘也。彼以其有餘也。視穀粟如糞土。有食而盡之者。有鬻而貿之以爲日用器服之資者。賤者益賤。無儲其廩也。當其凶也。藜藿不充。誠不

足也。彼以其不足也。視穀粟如珠玉。雖欲食而無可食矣。雖欲鬻而無可鬻矣。貴者愈貴。轉於溝壑而止也。是之謂民困資用。世之兼併者。無若豪民。取之於其糞土視之時。而予之於其珠玉視之時。不以其緩而貴取之。且乘其緩而百減之。不以其急而賤予之。且乘其急而百倍之。寓巧術於取予之際。而併利權於緩急之間。是之謂民操利權。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故古之明君立之法。曰。歲穰則貴取之。畜而待之。歲凶則賤予之。以救其乏。凡所以準平時價裁節物力。以使農與末皆無傷。使穰與凶皆無困也。古之所立。猶可行于今。雖古今之勢異乎。上之人揆而酌之。舉而施之。詎有不可行者哉。苟有慮上憂下之君。輔以識古通今之相。定議創事。就港汊總會漕輓輻湊之處。各開平糴務。列置倉廩。皆計司總之。斷稟帑金數千鏹以爲糴本。就計曹與郡曹。各選廉明之吏一人。分遣各處司之。厚其俸給。責以大義。不必伺察也。而使其自選齊民中諳糴糶之事。熟耕作之道者。各十數人。以爲其屬。常候時氣之變移。察市價之升降。檢諸穀之熟否。上熟則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飢發小熟之

所歛。中飢發中熟之所歛。上飢發上熟之所歛。共若古法。或不能然也。則穀之太賤時。不必糴三舍一糴二糴一。稍貴於時價而買之。穀之太貴時。不必以上熟中熟下熟之價。稍賤於時價而賣之。民亦誘其利。無不率而趨。且其糴之也。不必糴米粟也。大小麥大小豆黍稷之類。隨其價賤而糴之。其糶之也。不必待歲飢而價貴也。紅腐陳蠹不可久藏者。量時糶之。或運漕諸乏且貴之地而糶之。以所糴之穀爲所糶之備。以所糶之錢爲所糴之本。輕重歛散。操其樞機於上。而運動伸縮之。誠如此法。則庶幾小民之不困資用乎。有便利之法如此。而不知舉焉。使夫兼併厚畜之徒翕張小民。豪横都市。可勝嘆哉。然假使人君有欲行此法者。而吾知其不能也。何者。是法非官帑金錢有餘。則不可舉焉。古者量一歲之入。以爲一歲之出。用度之外猶餘數年之積。故立法興事。無所爲而不舉矣。民蒙其利矣。而及其終也。官亦有利矣。後世量一歲之出以爲一歲之入。用度之內猶有不足者。況能爲貴糴賤糶之法。使民蒙其利哉。夫已不能貴糴而賤糶。則或將賤糴而貴糶。是徒能操邦國之利權而不能慮生民之資給也。則商賈之雄耳。君之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爲。已可窺其跡。則民不肯趨之。若夫小吏屬隸之類。横暴攫竊。挾上之威權。而凌轢群下。上下共無所利。而其中飽矣。所謂興一利而生一害。是詎若不興之爲愈乎。噫是古之所以貴於節用也夫。

○窮盡地力

民力之未聚。地利之所以有遺也。地力之未盡。民利之所以有闕也。墾荒之說。其可不講乎。古者明王之爲制也。計地以布民。計民以分地。地無不有民之地。民無不有地之民。知民力之所堪而聚之。地利是以無有闕焉。後世之習則反之。吾請得詳言之。昇平之俗。貴末而賤農。重金錢而輕米粟。相習相率。不知其不可也。是以捨耒耜賣牛犢而遊四方。易其業而改其產。共求爲商賈百工技藝之人。遊手浮食。太半於天下之籍。而地著食力之民。廑廑焉。民力之未聚如

此地利其不有遺乎。唯其然。是以僻地遠邑不能無汚萊之區。膏腴沃肥生穀之土。捨於山林。而無之或墾也。逋逃離散之餘。淹潦旱涸之後。爲草蕪。爲磽确。爲沙淤。爲菹洳。爲鹵蕩蘆葦之場。而無之或復也。地力之未盡如此。民利其不有闕乎。欲民利之無闕。則無若盡地力。欲地利之無遺。則無若聚民力。墾荒之說其不可不講也果矣。果欲講之乎。不必擾庶民也。不必煩庶官也。或差良有司練熟民事通曉地理者數員。歲巡視可開墾之地。徐誘夫遊手浮食之民而趨之。約而勤之。區而分之。勸勉而鼓舞之。量地境之高卑。度種樹之宜否。無水之處激而取之。多水之處宣而洩之。斗門閘牐。激水之具。無不廣求其術而講焉。而皆使以便宜行事。無一所撓掣。授其資而責其成。褒其效而作其氣。禁絕其聚議不決推諉相苟之端。則墾荒之事可以不煩擾而集矣。或撿國內之籍。籍其失業蕩產之民變爲遊手者。而招徠之。貸其耒耜之具。助其牛種籽粒之費。約之以幾年之租。盡捐而與之。如此則應募者必踊躍而聚。趨耕者必人人自奮。墾荒之事亦可以不煩擾而集矣。誠如此民利何闕之有。地利何遺之有。或者曰。後世之弊。不在地

力之未盡。而在地力之太盡。不在民力之未聚而在民力之過聚。墾荒之說誠利矣。但恐其無所施也。曰。不然。口分之制久壞。戶籍之法不明。萬民不地著而縱意所之。唯其所安之地。則躡足而集。雜沓重疊。山陵邱阜。無不耕者。尺寸之地不得更休。而其所不安則雖膏腴地。捨不知耕。即知耕亦因其故常之安。憚其興造之費。不敢墾也。有司號稱開墾興利者。亦就其雜沓重疊之處。計增區區。是以海澨河口多增田。而僻遠之地否焉。即田畝之價貴於此而賤於彼。彼之不察而此之見。乃謂地力大盡民力過聚。其亦溺於習俗之見耳。我是以益信先王之制慮後代之深也。

847
1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